

青年说

# 融媒时代文学记者的“算法”与“心法”

■许 旻

直击文艺现场,采访名家新锐,是我作为《文汇报》媒体人的日常工作,也交织着对“算法”与“心法”这道辩证题的作答。刷过“许蜜桃”视频号的很多业内好友和读者会发现,我们的访谈场景既有室内演播室,也有熙攘的马路边、烟火氤氲的菜场、静谧的书店一角,甚至还会追随作家学者脚步进行一场即兴的城市漫游。这看似放弃了采访计划与视频制作的“可控性”,实则也在算法博弈之外,主动寻求一种更加原始丰沛的传播能量,捕捉那些计划之外的思想火花与人性微光,往往也会取得意料之外的采访效果。

未来的文学传播,或许是“算法”与“心法”的共舞——前者确保好的内容能推送给更多潜在受众,后者鼓励被看见的内容值得被记住,抵达人心更深处。在追求传播效率的同时,我们希望为真实的情感保留些许释放的空间。

## 街头、菜场、舞台皆是访谈直播间

下过雨的上海街头,外卖小哥骑着电动车呼啸而过,外卖箱里塞满热气腾腾的餐盒,也装着为生计奔波的匆忙。“我挺喜欢下雨天,订单多,价格高,选择余地大,一下雨我就亢奋。”2025年上过蛇年春晚的王计兵来沪分享诗集《手持人间一束光》时,我邀请他做了专访。与其说这是一场专访,不如说是我和受访作者一起过马路聊家常。看着飞驰而过的同行,他想起自己笔下的骑手“是一枚枚尖锐的钉子”,“只有挺直了腰杆/才能钉住生活的拐角……”

我们选择将访谈移至流动的街头巷尾,没有了隔音墙,市井喧嚣会成为背景音;预设的动线,可能被一只偶然闯入的猫或一场突降的细雨打断。不过这些意外往往成为内容珍贵的增量,打破了对话双方心理上的“第四面墙”,将创作还原为正在发生的、充满偶发性的生命过程。

丰富场景的介入,让访谈从“谈论文学”转向“体验文学生成的环境”,它激活了作家作为观察者、在场者的多重身份。舞台有聚光灯,但也难免要时刻绷着挺直腰杆,生活化场景的真实性消

解了一定的表演性,文学成为从生活粗粝土壤里开出的花。素人作家们因身处自己的主场而松弛、生动。观众看到的,不是一个被访谈规训的作家,而是在生存与梦想间跋涉的血肉个体。

真实带来的共情,在“菜场作家”陈慧的系列视频里也有了直观体现。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的素人写作工坊现场,这位从江苏如皋嫁到浙江余姚,自称“专业出售百货的三道小摊贩”,以她的走心发言在互联网持续破圈,引发了更多人对写作与生活的思考。会议结束后,我俩挨着坐在一起吃工作餐,她坦率道出对婚恋、育儿的想法,言辞颇为犀利。当时我半开玩笑道:“要是有一台摄像机把咱们的唠嗑原生态输出,那可带劲了。”出于种种考虑,我没有公开录制这场闲聊,但这番谈话对深入了解作者作品以及新大众文艺现象,大有裨益。这也提示我,一道道有形无形的“围墙”,可以有更多的方法来翻越,让内容更可读耐嚼。

## 即兴、冒险、留白带来更多惊喜

一些传统的文学访谈,追求的是一种高度纯粹的“完成态”。它有点像一套严谨的算法:输入作家与其作品,通过预设的程序(问题)运行,输出预期的答案(观点)。然而,读者的审美口味和精神需求水涨船高,他们吃多了满是“山珍海味”的文化大餐,现下也不缺人间烟火的“苍蝇小馆”,除此之外,我们作为文学记者,还能读者端出什么样别具风采的“菜”?这的确是难度系数颇高的挑战。如果说每次访谈,我都会做好百分之六七十的准备工作,那么我更会留白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可能性,留待访谈期间去临时发现与创造。充分的案头准备勘察确保访谈的专业深度,而预留的即兴空间则提供了更多意外之喜。

这是否意味着对传播算法的摒弃?并非如此。精妙的场景选择、话题的初步锚定、直播的技术保障与节奏把控,依然需要严谨的算法思维作为支撑。但我也在琢磨让“算法”为“心法”服务,利用技术的确定性,为内容的偶发性与开放



作者与94岁诗人谢冕(左)漫步上海西岸

性搭建舞台。

记得在上海张园,朵云戏剧书店数次专访作家苏童,我们从创作缘起、心力支撑聊起,也不回避中老年危机、亲子教育、日常琐碎等鲜活具体的话题。它是场景、记忆与思绪在刹那间碰撞出的火花,是可遇不可求的“神来之笔”。同样,在书店里与读者不期而遇的互动,在市场里被熟客打招呼的插曲,这些计划外的桥段,非但不是干扰,反而成为叙事中有温度的毛边和伏笔,共同拼贴出立体可触摸的形象,让网友对采访者与受访者的互动生发了好奇与信任。

上海国际诗歌节期间,我独家专访2025年金玉兰国际诗歌大奖得主、诗人谢冕。颁奖结束时的匆匆发言显然不够,等老人家吃好中饭,我们看着餐厅外的冬日暖阳在江面金光粼粼,我索性开口邀请:“谢老,我们一起在江边走走?”

漫步在西岸梦中心,我们的身边不时掠过一身荧光粉的跑步族、遛狗遛猫的行人,孩童们嬉闹欢笑声四起,谢冕饶有兴致地停下,为他们鼓掌叫好。我和摄影师一路跟拍,抓拍这些生活中天然的“诗句”。“有一年中秋节前后,我曾说,月亮,加上诗歌,或者再加上酒,这就是最美也最长久的人生。”谢冕顿了顿,“此刻,再添上风,和江面的光。”

在我看来,文学访谈的“冒险”与“留白”,本质上是将对话从“交付产品”转向“享受过程”,它不追求一个完美无瑕的结论,而是珍视抵达结论途中那些蜿蜒的路径、意外的风景和即兴的顿悟。有价值的发现,有时藏在预设轨道的边缘,而即便大数据的算法,也往往无法预测那些未经设计、源于生命真实体验的瞬间所引发的广泛共鸣。



作者专访作家苏童

实践也证明了这种“心法”所蕴含的强大传播力。诗人余秀华与作家苏童在书店休息室的偶遇、余华聊起与史铁生生前相处的细节、刘亮程如数家珍新疆小院的手工匠人活计等,都是充满临场感的瞬间,触发了许多人的情感共鸣与记

忆留存,这些片段生产的不再是纯粹的信息,而是信息、情感与体验的复合体。这些内容因其独特性、真实性和不可复制性,从同质化信息流中脱颖而出,获得更深入持久的传播效果。

## 猛火、慢炖、篝火打造文学盛筵

驰骋于融媒赛道,文学记者既要有猛火快炒的爆发力,也要有小火慢炖的定力,还要拓展出篝火围谈的“赛博”版本。

2026年,“许蜜桃樱桃会”开启了人文季访谈。在上海报业集团融媒创作空间与技术、美编、后台等团队支持下,系列直播视觉效果颇佳。最近一场直播中,我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邵元宝聊起当下互联网社交犹如“看戏”,在谈到“在人人都竞相将自己包裹起来的时候,我们看似忙于种种热闹的聚会,席间讨论热点话题,但人与人之间缺少了相互袒露,仿佛黑暗中看戏的观众”时,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系教授邓建国发来一段长文弹幕点评道:“说得真好!这是麦克卢汉式的描述,证明了有时文学家的一个比喻胜过社会科学家的一百个理论。感谢这场精彩的直播,这是一个重获力量的夜晚,犹如围坐篝火。”

篝火的原始吸引力,依然镌刻在现代人的社交基因里。我们为何写、说什么、表达的动机在哪、交流的热度何来?或许,文学的魅力在于勘探人性的复杂与世界的丰饶。当传播方式从精致的盆景展览,转向让其重归生命旷野的“实地勘探”,本身便是对文学精神的一种致敬。

在算法定义效率的时代,内容创作与传播的破局点,或许恰恰在于那份敢于走出控制、走进街头、拥抱偶发、信任真实的勇气。既利用算法进行更精准的用户匹配,将特定类型作品推荐给最有可能产生共鸣的读者;也通过心法的修炼,创造出算法无法预测的内容惊喜,定格那些打破常规、直击人心的瞬间。

(作者系《文汇报》首席记者、许蜜桃融媒工作室主理人)

青推荐

# 在细微处沉思,在日常中顿悟

——读散文集《单身母亲日记》

■翟晓菲

《单身母亲日记》收录了“90后”作家阿依努尔·吐马尔别克从2019年至2025年间的百余则日记,真实记录了其从草率结婚、生女,到匆忙离婚、北漂,再到接女儿入京生活的甘苦,如实呈现了单身母亲的心路历程。在时间的奔流和潺湲中,作者的生活从困窘动荡过渡到安稳平静,性情从软弱妥协转变成坚韧独立,精神从忧郁束缚蜕变成蓬勃向上。书中既有对日常生活的观察,也有对女性问题的洞见,交织着亲情、母爱和思索,其文字既如刀锋般冷峻,又如灯火般温柔。

阿依努尔是一名生长在新疆的哈萨克族女性,在这里,“传统生活是凌驾于熟人社会之上的更高维度”。与前夫婚姻的失败,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依恋传统生活,渴望拥有举案齐眉、夫为妻纲的家庭生活”,但是阿依努尔自言,“我虽然也努力做一个好妻子,但是为了生活温饱不停地奔忙,根本无暇顾及成为传统的妻子”。同时,多年的现代教育早已将阿依努尔塑造成一位深具独立精神的女性。“新”与“旧”的对峙、现代与传统的博弈,共同构成其婚姻破裂的深层内核。但是,当阿依努尔成为单身母亲后,她发觉自己既对“新”充满热情,又对“旧”怀有眷恋,她对自身因而有了更为深刻的省察和认知。

跳出婚姻的桎梏并不意味着生活困顿的结束,褪去妻职束缚的阿依努尔依然面临着母职焦虑。这种不安不仅因为缺乏养育经验,也源自维持体面生活的经济压力,以及面对女儿成长过程



《单身母亲日记》,阿依努尔·吐马尔别克著,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2025年10月

和网络费、定时清洗衣物和床上用品、经常擦洗家具和地面地毯等,“这些劳动不仅耗费体力,也意味着付出实实在在的时间。除去工作和睡眠时间,我还需要陪伴孩子,承担家务和人情往来”。扑面而来的紧迫感 and 倦怠感,让人感叹女性面临的隐蔽而辛苦的现实处境。正视并讨论女性在家庭领域存在的家务劳动,不仅涉及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,而且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。

阿依努尔认识到,成为母亲,使得女性的生命发生了本质改变。她能够看见那些每天沉浸在琐碎事物里的中年女性,也自然理解了那些常常抱怨的家庭女性“成为母亲似乎是放弃了部分自我,而成为奶奶、婆婆,则似乎是失去了全部的自我”。“年轻的女性还有自己的母亲疼爱和理解,而年迈的女性连母亲的疼爱也没有了。”她从切肤的体验出发,抵达至深切的共情。

成为母亲之前,作者野心勃勃,拥有无数梦想,女儿到来之后,她开始学习并成为为一个持家有道的家庭主妇,“成为自己”只能在琐碎的时间缝隙里抽空完成。于是,“厨房写作”成为一种境遇:一面扛起生活的重负,一面飞翔在文学的天空。拥有“一间自己的房间”,是伍尔夫为知识女性争取的物理和精神的双重空间。即使如今作者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书房,但并没有获得更多创作的自由时间,抚养孩子、维持家庭仍是她生活的重心。这也提示我们,女性写作触及了家庭关系、职场困境、自我价值等具有普遍性的社会议题。

作品中对当下女性的结构性处境进行了真实的体察和表达,蕴含作者对文字的敏感、对社会生活的思索。在作者的重新打量、思考和质疑下,“家庭妇女”“单亲妈妈”等词语背后蕴含的局限和偏见被揭露出来。阿依努尔精微地辨认出阅读和生活中的细节,在对规训与解放、自我与他者等方面观照中,点燃那些人们习以为常的片段,使之成为深具启发性、新质性的顿悟时刻。这些蕴含着女性视角的发现,是理性的省思与同情的理解的紧密结合。

写日记是人们记录生活、修身自省的方式。阿依努尔以日记的形式,在日常的沉思中厘清女性的精神痛点和复杂心绪,在生活的褶皱里疗愈伤痛,蓄积力量,将挥别的过去与经验的当下交织在一起,让我们在平凡的女性人生看见世界正在变得辽阔和壮美。

(作者系保定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)

# 探索自己的小说领地

——许艺小说印象

■白 草

许多人开始写作时,往往先从自己熟悉的生活中取材,其笔下的人物形象不时闪过作家本人的影子;也有一部分人的创作甫一开始即靠文字吸引人、靠技巧来取胜,带有探索性质,宁夏青年作家许艺的小说即给人如此印象。许艺小说创作的探索性质,让人想到什克洛夫斯基的艺术观点:艺术就是手法。他强调艺术的本质不在于内容或主题,而在于其表达方式。许艺的小说《拾娃娃》能够显示出她的这种艺术感觉,她写了一大户人家为续香火而四处求子的行为,各类描写虚虚实实,令人不觉恍然进入其中。

许艺对写作技巧的练习,有时显得颇为娴熟。《米子》里面的小孩“米子”是乡间称呼“女子”的方音,作者以其在她娘家土炕上的一泡尿为线索,结构成了一篇有趣好玩的小说。小说中动用各类方言、谚语、戏文,把一种小儿不安的心理,打趣似的表现出来。

许艺更擅长写感觉,但她写的不是生活中的感觉,也非现实中会有反应,而是文学世界里才会出现的感觉。比如,《白拐杖》里写老人摔倒在地,众人等围观、同情、犹豫着敢不敢帮忙救护之际,小说突然转入一种感觉描写:“老人弯着腰张开手臂,像一只丧失了听力的大鸟沉默地张开翅膀。那是一只飞翔过的翅膀,那些曾经摩擦过空气的羽毛已经脱落,松弛的肉和僵硬的骨骼忘记了关于风声的一切。整个世界在他的眼睛里旋转,飞升,坠落,被一团混沌的光芒翻卷着旋转,飞升,坠落,来平衡眼下的这个世界。”老人摔倒在地无人敢扶,这是一个社会道德问题,与艺术无关。许艺没有沉浸在道德审判之中,她更多的是写感觉,写真了,写得让人相信了,道德自然寓于其中。

许艺有一篇小说叫《游园》,这个词出自汤显祖《牡丹亭》的第十出“惊梦”一节。白先勇的小说《游园惊梦》,其题也源于此。许艺的《游园》试图于此之上有所改变,技巧则成为其首选的突破。她将笔力用于写那一对鸟夫妇于纸板上面辛勤经营温暖的鸟窝,并非可有可无的陪衬,而是必不可少的情节,它们与前台活动的一对年轻人相映成趣——鸟的命运与人的命运形成同构。由显在的技巧出发,小说渐入于一种情境,也渐生出一种深层次的命运感。女主人公古秀与心仪的男生山盟海誓,将心交付出去,原以为终会修成正果,何曾想结果是冷酷的,她最终明白这世上“没有谁和谁是分不开的”。然而,小说的内在线索不会停止下来,一女二男的纠葛浮出了水面。

身受言语已无能形容的苦痛之后,古秀愈加相信爱、品尝和经历了浓得化不开的爱,再回首那似不堪、又不甘的过往,古秀便多少有些明白了:爱是一种不可言说的力量,可你

又能够实实在在感觉到;爱与荷尔蒙、青春、欲望以及无可抑止的激动有关,人一旦陷入其中,不可自救,非得另一人伸出援手方可得救。这是爱的第一个层面。两个人的感情一旦进入第二个层面,便不再仅仅是爱了,它要求在爱基础上的信任、忠诚、责任和担当,一言以蔽之,就是一个人骨子里难以改变的品质。感情是一道单项选择题,选择之后,两人当终生相伴,此生无悔。结尾那一笔,男主人正弯着腰修理栅栏门,带着些幽默,正是人间烟火气中,自有真爱存在。自技巧始,以命运和爱为终,许艺的小说完成了一个合题。初看小说,看到的是技巧,最终却归于命运之感。

许艺迄今为止出版了两本小说集《说谎者》和《向下的寂寞》,收录的小说多属农村题材,却不土气。从根源上讲,她是超脱出乡村而写乡村的,她以回溯的目光审视乡村,审视生活在乡村的每一个人,写他们的淳朴与善良,也写他们的短视和缺陷。这样的书写,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脉强大而有众多成果的传统。许艺的小说创作,大体上可说走的就是这条路子。

一个对文学充满热情、总会坚持不懈探索的作家,终会找到符合自己性情、兴趣的创作方法和文学领地。许艺是这样的作家,她最终也会实现这样的目标。

(作者系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)

